

堅

瓠

集

序言

楊子云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之仲尼說鈴也則似經史外不應妄有著述然古今事類實繁道理無乎不寓識大識小正以互見為能博

聞強記之中多有怡情悅性之
事談道者所弗訾也姪稼軒湛
於經術辨論異同而才情博達
尤好搜揚軼事於羣書中鈔撮
靡遺諸凡聞見所及可以揮麈
尾佐浮白者無不以三寸之管

屬辭而摭撫之其將續雜俎之
編而築野史之亭乎堅瓠之集
雖屬小言而雜而不越纖而不
詭筆歌墨舞事足以垂鑒語足
以解頤宜其引人入勝令觀之
者應接不暇也其命名則何居

離騷喻幽人於草木連珠比貞
士於匏瓜是不謂然姪初就家
塾吾兄名之曰獲有樹穀樹人
之思邈年來自傷困頓不能為
得時之稼達其甘芳遂懼濩落
無庸故寓意於書以示慨焉因

之一刻再刻紙墨遂多謂是綿
綿瓜瓞將引蔓以長養之日新
而月異庶屈轂之瓠不終為田
仲所棄矣乎

康熙壬申夏四月朔吉旦

松吟老人蒼書篆漫筆

堅瓠九集卷之一目錄

子瞻前後身

市語

開恩止謗

感古篇

聖主異微

詭譎秀才

元宮女

偷桃

賢人心肝

金肚皮

李鄧感歎

黃毛野人

遮陽帽

戴巾之濫

航船

浙將納妾

滑氏搆第

僧母有悟

楊夢羽詞

周公如斗

喝潮王

疫鬼避大眾宰

黃子野

沈石田詩

甘貧喫粥

盜發穢塚

征途藥石

丘瓊山

翻韻詩

陶真

五色五味連珠

楮先生傳

毛穎後傳

歌詞

鐵樹開花

海紅花

返壁

西施有施

梅香苦

胡梅林對

伍像

吳淞江

要離墓碑

紙簫

四美

先賢擊奸

戒子詩

羅羅

胡可泉門聯

塵勞詩

北地卷曲中

劉祭酒

給事尚書

白土書門

喜事

史館賦詩

高唐雲雨

愛閒

鬼觀戲

詩似吃語

以姓相嘲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子瞻前後身

袁伯修云蘇子瞻前身爲五祖戒後身爲
徑山果董遐周云按子瞻辛巳歲歿延陵
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子瞻已
托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
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閱長公

外紀云在宋爲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漢
爲鄒陽子瞻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
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薨也吾
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爲語
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
好事者爲之亦詞塲好話柄也

市語

委巷叢談杭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

相適用倉猝聆之多不能解又有四平市
語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
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
爲砌花臺八爲彌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
舍利子小爲消梨花大爲朶朶雲老爲落
梅風然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
語有文理也一爲旦底二爲斷工三爲橫
川四爲側目五爲齷五六爲撒大七爲毛

根一作八爲入開九爲未九十爲田心

開恩止謗

委巷叢談錢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
讀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
城纔了又開池武肅出見之命書其傍云
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見
之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
亦應變之智云

感古篇

元末越人王綆有感古篇可稱史筆其詞
云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角力
干戈易麾拳妖徒白蓮社僭號於其間韓

童子林兒僭號

龍鳳居亳州 奔走無定在不帝風巢懸

天假京都城累表請伊遷

高皇定開金陵遣廖永忠奉表

請林兒

遷都 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鵑

林兒舟至瓜步

永忠鑿舟

家屬溺死 宜興楊統制

名興

其義亦堪憐

典言感龍鳳連貶弗自全

與國聞舟沉歎言當存林兒後

賊景東千戶飲藥死

永忠肇此圖伯溫炳幾先謂彼

牧鑒子寶曆當聖傳大事從此定皇心良

噉然尋賜永忠死而楊蒙賞延

復興國之後

聖

神本天授草昧以迤邐依郭起靈跡歸韓

亦從權吳元改洪武龍飛遂統天陽升燿

火熄神光照八埏綱常一以正天風掃敵

羶於茲聖繼聖於昭億萬年

聖主異徵

龍興慈記高皇初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
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門告以
誕請長從僧游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
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儼
然王者氣象殺小犢煮食之插犢尾於地
誑主者曰裂地陷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以爲真陷也後在寺時掃梵宇以帚擊

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足卽起鼠傷燈
燭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
晚僧夢伽藍行曰當今世主遣發三千
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高皇
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主僧禁
縛之指下高皇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
爲壇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
恐踏山河社稷穿

詭譎秀才

崇仁吳徹字文通雅善吟咏爲陳友諒所
得置諸親密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
位友諒呼以先生及高皇討友諒友諒遣
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素聞徹名
令題天閑百馬圖徹上詩云問渠何日渡
江來百騎如雲画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
當頭一箇是龍媒徹雖爲友諒所遣及贖

天表知天命有歸故爲是言高皇度其不
爲我用欲閒疎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
字於微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
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乎微遂棹小舟而
遁後友諒敗死子理奔武昌高皇忿其城
不下將屠之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
見召入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微復進
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

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
其意卽下令還建康初吳人將乘虛人寇
至是其謀乃寢

元宮女

逐鹿記元宮人至京令給後宮一女不屈
高皇言爾卽守節何不死於元亡時女曰
願明一言而歿爲有名鬼耳高皇給筆硯
女書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曾三諫觸閣

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
筆觸石而死高皇爲之改容

偷桃

金臺紀聞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
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
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
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
于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賢人心肝

碧里雜存明高皇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
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
心肝然後成高皇將信之入以語高皇后
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啓曰以妾觀之今秀
才們所作文章卽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
焉用殺爲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
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

字謂之進呈冊置尚寶司室中永爲定例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金肚皮

金大節者海鹽澈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
老人明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
爲之天下官員三年朝覲則老人亦與焉
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
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行好一箇金

肚皮言畢不見大節豪怖曰此行必腰斬
矣既入朝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者民
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
復生高皇異之擢爲知府果腰金云

李鄧感歎

芝蔴李旣遁髡髮爲僧天下已定遊徐之
永固河留連亭題詩云憶昔曾爲海上豪
麝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時

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
漫自勞雄英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
袍投筆三歎有一翁以舟曦岸見李問故
李泣下曰我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
下可得今乃匿跡緇流暫免鋒鏑爲可悲
耳翁亦流涕不止自言所謂湘鄉賊鄧文
元也避難隱名作渡於此二人沽酒酌之
思昔強梁傷今狼狽聞者感歎

黃毛野八

方谷珍起兵時造天台隱士周必達問計
周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
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
別而去周意珍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憑
夫不自斟安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
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攜妻子入山谷中
明日珍果來見詩恨不殺之及事不成方

悔曰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乃投水死

遮陽帽

明制士子入冑監滿日許戴遮陽大帽卽古笠又唐時所謂席帽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咏之有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之句唐解元遺像亦戴之

戴巾之濫

語窺今古晉漢唐之中儒者之冠明與科

甲監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盡戴小帽其
後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邇來一介
小民未聞登兩榜而入黌宮一丁不識驟
獲資財巍然峩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
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銀招牌也否則曰省
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
巾曰蔭襲巾也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
方巾之謂安得科道一疏釐而正之不然

朝廷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過則杖而裂
之不亦快哉。崇禎末有一人賣絲而業
醫家富饒遂戴巾人謂之藥師經

航船

客座新聞題夜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
船便當街渾身着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
鑽蓬出菟梭下壩來夜深相並處爾攏我
儂開

浙將納妾

礪石剩談倭寇浙某叅將統兵駐海隅一
巨室主人年五十餘止一女日夜懼倭至
幸大軍駐此可恃無恐因延將於家令女
出拜爲義父時部下有人見女極美誘將
納爲副室主人不肯延及三日夜二更忽
傳倭至將統兵急去至三鼓見軍馬無數
將村中房屋燒燬殆盡巨室夫婦俱死惟

存此女將遂納爲妾竟未見一倭云

滑氏構第

涉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

浩營第邑

之南隅夜半將上椽木工報以未及吉時

滑冠帶坐俟少假寐夢群龍旋繞梁棟間

覺而私喜未幾子孫零替將宅轉售同邑

少司空英黼齋 有人作詩云司寇緋

衣坐室中忽夢棟椽飛龍叢不識其龍成

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僧母有悟

吹景集開其寺僧某母年老寡無所歸日
止於寺之天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
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母應乃下食又須
日織一草屨如是者三年一日織屨次聞
喚云阿娘來忽隨口出偈云叫一聲來應
一聲應的就是木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

萬丈寒潭徹底清
顧謂其子曰無復須汝
粥飯矣遂伽趺而逝

楊夢羽詞

水南翰記常熟楊夢羽儀有撥不斷詞菊
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間侵
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畫心無
縈眉無皺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
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氈依舊

周公如斗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
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直指周觀
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租稅詔從之
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
世末有吳中謠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
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爲上官處兵荒
善後之法

唱潮王

嘉靖中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潮漸
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奮
勃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婁
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唱而邦
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爲唱潮王祀之龐
山湖潮驟來倭寇之微平望殊勝寺嘉靖
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出蓬鶴

來老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寺僧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

疫鬼避大家宰

碣石剩談正統中豐城李裕爲諸生時落魄不羈時當春月偶至外家會其家大疫婦翁臥病在牀夢中聞數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尙書至吾曹可謹避之一鬼曰

誠往厨下空罈中少避可耳翁覺而異之
次早會李候疾造其家顧李素貧妻外家
多不爲禮此日聞其來翁亟請入卧內不
言所以第令書吏部尚書封條數張李愕
然不知其故強之再四乃如命書就令將
厨下空罈重重封訖拋棄野間李亦別去
婦家疾疫遂退翁亦就痊後李果登景泰
甲戌進士成化中仕至吏部尚書

黃子野

榕陰新檢唐黃子野字仲侯官人父周行
賈於杭子野年十三從之父就他郡以子
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剎江子野
見之奮臂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
漁者得伾子野卽與以舍中裝直百金父
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羸
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

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
既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賈以其半散貧
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
有勸之化者子野不答因自見知於人遂
變姓名焚臺素耕於方山後伍爲散騎常
侍使人召之則亡令福州觀察使物色之
得之岐陽江上一男子扁舟披簑獨卧雪
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

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
僧來俄而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
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
坐獨聽使者疑爲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
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任命隨子野至
青山中家徒壁立几上唯周易一卷子野
伴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旦日雪霽會傳
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

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沈石田詩

沈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媿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裏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趨倒戲兒棚此詩足爲少年蕩子之戒

甘貧啜粥

宦遊紀聞解大紳官詞苑食天厨未至於
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
歎粥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年來稻不收
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筋插東西倒我道
匙挑前後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
月沉鈎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
頭純袴之子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

終日者可以省矣。○戒菴漫筆載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詩亦淡而有味。一書作沈石田詩。近聞嘲薄粥詩云：薄粥稀稀水，面浮鼻風吹。起浪波秋看來，好似西湖景。只少漁翁下釣鈎。

薄粥稀碗底

沉鼻風吹動浪千層有時一粒浮沙面野
渡無人舟自橫似從解學士詩中來

盜發穢塚

輟築錄秦檜墓在建康歲久榛蕪成化乙
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具鉅萬盜被執赴
部鞫未減其罪惡檜也司寇餘姚滑浩大
理始蘇蔡西園昂作詩快之曰權姦構陷
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主卽顯

戮至今遺泉江阜間當時狗葬多奇寶玉
簾金繩恣工巧荒榛無主野人畊狐兔爲
群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
天誅於戲浙上鄂王墓松柏森森天壤俱

征途藥石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
渡莫爭先兩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
依此語行路免迍邐此征途藥石之言

丘瓊山

震澤紀聞丘仲深濬博群書而好爲詭辨
其論宋朝人物首推秦檜云宋至是亦不
得不與和南宋再遭檜之力也論范文正
則以爲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爲未必能恢
復其意見皆類此後見西園雜記載瓊山
弔岳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
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

此始詞嚴而義正與前論大不相同允稱
史筆○弘治初孝廟內宴丘瓊山以內閣
兼禮書王三原以冢宰各執已見論坐遂
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援例求進王不許
劉遂疏王短事時論以丘嗾之丘亦曰王
爲好名王遂自疏求去物論譁然有揭詩
於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
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須當早見幾

後丘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口使我相
公齟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非若也耶何
用弔爲則丘之詆抑善類可見矣

翻韻詩

諸語麻衣黎瓘南海狂士也遊漳州頻於
席上喧酗鄉飲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
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大笑馳騎
迎之詩曰慣向谿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

州漳無端忤觸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陶真

世之瞽者多學琵琶演唱古今小說以覓
衣食謂之陶真蓋汴京遺俗也羅存齋過
汴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
華尚餘良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
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
女無愁恨猶撥琵琶說趙家

五色五味

新安張山來潮五色連珠青云眉掃文君
之黛色過遠山眼回阮籍之嗔神同秋水
赤云忠聞鼎峙之朝心如其面車上寒山
之徑葉勝於花黃云彭澤歸來三徑猶存
秋菊上林飛去一群雅號金衣白云淵明
乞食之時逢人送酒陶穀居家之日喚妾
煎茶黑云坡仙寫貌不必覓其齒牙季子

還鄉或且憎其面目又五味連珠酸云魏
武行軍望梅林而止渴王維覓句走醋甕
以沉思苦云越勾踐之沼吳日惟嘗膽柳
夫人之教子夜必九熊甘云如食欖者久
咀味回齒頰若有人兮得道趣在中邊辛
云曹娥碑畔字成蠶白之文子因詩終句
有摘薑之氣醜云留客有水晶盤差堪一
醉引車惟青竹葉競灑終朝

楮先生傳

張山來有楮先生傳會稽楮先生者上世不知何許人亦不傳其名氏爲人柔和端整有方潔稱善屬文識卷舒之義不欲受汚流俗高隱會稽剡溪間自號楮先生人因以是呼之云幼時師事蔡倫其所造就爲多居常與歙州羅文絳人陳佺中山毛穎相友善其出處必偕而與穎尤莫逆間

有任使隨所指畫莫不帖然從卽位欲有所致於楮亦必藉頴爲介紹獨於文爲稍踈後三人咸貴顯羅封萬石君毛授中書令陳拜墨卿獨楮未嘗以尺寸長干謁於上蓋自分草木同朽腐焉一日上欲下求賢詔命毛頴草劄陳佺琢磨羅文潤色三人辭以臣等雖蒙任使然三臣所爲不能行之四方臣友楮先生者工於典籍又能

舖集衆長得若共事臣等可藉以施功矣
上乃勅侍臣徵之會稽楮方托體林麓間
與木石居遊自以樗櫟餘材辭不就詔郡
縣敦迫縶維登車至乃衣素衣罄折見上
上以其樸素顧而喜拜尙書令且笑之曰
白衣昔有宰相今復有白衣尙書乎解黃
袍衣之爾其體朕意爲求賢詔楮謝受命
卽展已之長集數子所爲者加以敘次皆

成文章上甚嘉焉會遠方寇起武臣咸議
興兵或謂興兵則多費楮生善於辭命使
說之必降上亦知先生能辦賊趣之行先
生至爲之陳說利害寇果延頸受命報捷
上喜曰楮生此行賢於十萬師遠矣嗣是
四人以知舊同朝戮力秉政凡策文詔誥
之屬必僉謀始各奏其能而楮常沐異寵
名之曰柔翰召見呼楮卿顧性畏風過微

颺輒戰栗舉體搖動不能自持上憐而佩
之玉以爲鎮不數月中書令以老意謝政
墨卿又才盡壽終踰年萬石君亦以闕失
斥歸惟楮校書中秘纂錄無遺上時加眷
顧然文等已去孤處無援且有蠹國鼠竊
之臣嫉其才能日揭短長缺損於上前上
見楮體日薄考之小事漸復糊塗乃令休
致以子領其職亦克繼父績而其族緣以

宦顯者甚衆衣朱紫者不可勝計自學士大夫以至諸子百家皆與之遊處不能一日無之蓋其柔和端整猶具有乃祖風焉外史氏曰楮氏之先不知其所自出白先生以柔翰顯於世子孫遂爾繁衍間亦有逃禪者隱居金粟山聲價尤貴一支遠在高麗以時入中國其族大抵多壽輒有數千歲少亦數百歲云

毛穎後傳

廣平申和孟涵米作毛穎後傳微有寄托亦滑稽之筆可與前人江瑤柱羅文諸傳相比其略曰穎以老病謝中書事歸而往來研山前上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楮先生在剡陶泓遷於端州時時相遇爲方外交適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乃歎謂玄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錄將與
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欷歔不
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
見士大夫亦厭之擲不復顧餅師酒媪或
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爲書然書
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穎死而子孫繁衍
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画烏衣象服珮玉襲
紫綺裘照耀江左四方達者聞之爭聘掌

書記先是頽懲已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
爲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
者亦拂飾冒頽交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
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用灰下

史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
頽獨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慕孤竹之
遺風歟然身晦而子孫用使言貴不絕可
謂善處名實者矣

歌詞

閒居筆記有歌云水花兒聚了還散蛛網
見到處去牽錦纜兒與你暫時牽絆風箏
兒線斷了匾擔兒擔不起你不要擔正月
半的花燈也亮不上三五晚同心帶結就
了割做兩段雙飛燕遭彈打怎得成雙並
頭蓮纔放開被風兒吹斷青鸞音信杏紅
葉御溝乾交頸的鴛鴦也被釣魚人來趕

鐵樹開花

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里雜存載正德中湖州王兩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園中其人言在我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書中所

載不詳惜不記所睹者何書按鐵樹卽紅
荳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天啓甲子開否
無從考究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開
結實纍纍七修云鐵樹遇丁卯年則花開

海紅花

七修類藁俗以紛紜不靖爲海紅花按海
紅花卽山茶也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自
冬開至春其葉與花叢雜蔥鬆不見枝幹

故謂紛紛不靖也劉菊莊詩云小院猶寒
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
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古山茶詩淺爲玉
茗深都勝大白山茶小海紅則知玉茗卽
楊妃山茶粉紅色都勝乃寶珠花極紅而
葉綠大朶爲山茶小朶爲海紅矣近又見
白寶珠山茶花最大潔白可愛父老云卽
古所謂菱花也

返璧

今人於所餽遺有不受者書帖曰璧謝蓋
本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僖負
羸餽盤飧其妻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
書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
甚至曰歸趙則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強
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
事乃施於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西施有施

范少伯扁舟五湖爲千古風流談柄鴻烈
解云湯敗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
奔南巢則是扁舟麗人少伯已落第二着
矣烏程董遐周斯張戲成一絕云湖上桃
花艷一枝黃金鑄後杏何之君玉不比鴟
夷子載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
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西子姓施而妹喜

亦施姓皆扁舟遠遁古今事之巧合若此
使後之亡國者若陳李後主諸公早辨此
同舟之策可無入景陽井與宋宮矣

梅香苦

群談採餘載李一松婢妾詩云梅香苦梅
香之苦憑誰訴赤脚蓬頭年復年青春漸
漸忙中過汲水昏隨虎隊行拾薪曉踏雞
聲破夜績無更身上衣採桑空望蠶絲吐

剪燭成灰恨怎消
見花血淚盈盈
欲食烹調戒弗嘗
不諳食性頻遭怒
昏昏欲眠不得眠
事冗日長半飢餓
勤家未必主翁憐
淡粧亦被嬌娘妬
纖毫有犯罪莫逃
毒手老拳不知數
羅幃內外冷煖分
咫尺風光相辜負
殘燈明滅更漏長
破絮無溫片板臥
開眼他鄉無六親
自悲自泣憂滿肚

胡梅林對

胡梅林宗憲在浙招致諸名士如徐文長輩皆在幕中一日胡與一尊官周姓者飲於舟中執壺者偶失手傾其酒周忽出對云甌倒壺胡撒尿蓋胡素有失溺之疾故嘲之胡一時無以復左右急傳入幕中卽對就秋達於胡及發船故令舟人以柁作聲胡乃曰吾有對矣柁轉舟周放屁對旣工適足答其侮也

伍像

塵餘盤門伍相祠舊本立像知府况伯律
鍾入廟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坐像
既而毀舊像中有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
除非二兄過二兄謂况也

吳淞江

見聞錄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
須湮海龍王人謂其工難成隆慶中巡撫

海瑞倡議開濬董其事者松江府同知黃成樂蘇州府推官龍宗武也時兩月不雨即日奏功其謠始驗

要離墓碑

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吳地記云在泰伯廟南三百五十步府志云相傳在今梵門橋西城下先時有童謠云要離高出城天下動刀兵萬曆間有高兵備

名出見古蹟不可無以表之遂立一碑古
要離墓後書東海高出題南濠一帶皆望
見此碑且姓名巧合而流賊漸起亦異哉

紙簫

汪鈍翁說鈴閩人有捲紙爲簫者周侍郎
亮工得之色如黃玉扣之鏗然以試善簫
者無不稱善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乾受
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

以贈劉公勇公勇爲賦紙簫詩

四美

四美人皆知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劉越石詩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又韓退之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思不多思議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先賢擊奸

鄭龍如耳新天啓間監生陸萬齡請祀魏
忠賢於國學及忠賢敗萬齡解刑部過聖
廟日將瞑見澹臺滅明及周程二夫子子
羽指萬齡詈曰女侮先聖倡邪議建逆祠
峙聖廟致各省聞風效尤吾黨木主半在
泥坪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於爾
輩及魏忠賢哉爾輩自有王法我君子不

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從者但
見高際匍匐請罪形像不見遙望惟紫雲
瑞霧而已又史略監生張某疏請以忠賢
尊並孔子一日入國學驟病自言爲子路
所擊遽反死於途

戒子詩

駟陰冗記有張總戎善吟詩嘗作誠子一
章人頗傳誦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

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
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搏沙寄
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羅羅

隋煬帝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羅羅畏
蕭妃不敢迎帝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
橫波黛染隆顛簇小娥幸好留儂伴成夢
不留儂任意如何

胡可泉門聯

道旃瑣言胡可泉知蘇州日揭一聯於門
外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
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拿

塵勞詩

駒陰冗記饒有省祭官京居日苦塵勞作
絕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睡時
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朝北地巷曲中

長安客語金陵陳大聲鐸朝北地巷曲中
日門前一陳驟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
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
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
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
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舉杯定
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髮髻高尺二
蠻娘那裏有高髻雲鬟
宮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
土坑那裏有鴛鴦
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
頭昂便忘那裏有
嫁得劉郎勝阮郎

劉祭酒

諧語載明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
護蹕應制賦詩劉祭酒某誤以瑀弓爲弓
瑀太學生貼詩於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

僚瑯弓詩創作弓瑯祭酒如今爲酒祭銜
官何以達廷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於
劉云樂羊終是媿巴西許下維聞哭習脂
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瑯何媿古人詩以爲
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後王佐刻桐
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給事尙書

墨莊漫錄胡成公世將爲中書舍人兼權

給事中與張子公燾同事一日胡將上馬
忽內逼乃解衣趨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
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久之未有其對
後李似矩彌大自尙書知平江府似矩常
爲宣撫使爲賊所窘趙次張九齡忽云子
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
撫尙書取常輪同音聞者莫不大笑且以
爲的對明夏周二公謔語本此

白土書門

暖姝由筆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筆
輒取土墜或石灰書其家壁板某人來拜
此俗事耳吾子行間居錄云蔣洎字景裴
居葛嶺寶勝寺東廡名公士夫多噐之每
一入城終日歸而白土書門者又滿矣

喜事

今婦女裙帶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燈

花鵲噪蜘蛛垂絲墜人衣巾俱有喜事唐
權德輿玉臺體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蟻
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蘂砧歸則知相傳
已久

史館賦詩

蒹葭堂雜抄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
淵事賦詩云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
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

身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
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高唐雲雨

戲瑕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
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
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
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
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

重上襄王瑋瑁筵此類甚多相沿不改遂
爲填詞家借資然使正訛而作懷王恐不
成佳話矣

愛閒

春風堂隨筆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
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窓向水開
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因取
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鬼觀戲

西樵野記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梨園一日
抵暮有人持燈至曰吾乃嚴尙書府中召
汝今夕演戲隨出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
召從至一大厦雕梁画棟席間章縫畢集
命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戲畢天明乃
一古廟問之士人云是國初嚴尙書舊遊
地也○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

至其地已昏黃矣座上賓主七人皆我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坐者爲楊解元廷樞徐翰林河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云舍弟敢不從命卽諭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後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而歸跡至其家女方大

病而忽愈優人告之故其家感極傷思往
謝楊仲子震伯以事之不經拒而不見

詩似吃語

封中錄有一詩似吃語貴館居金谷關局
隔藁街糞君見果顧郊間光景佳高階旣
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垂角菊徑簡經
過

以姓相嘲

諸語萬曆中詹御史世講入朝時未辨色
工部蘇主事兩隨後至蘇問左右曰前騎
爲誰對曰道裏詹爺蘇微語曰詹之在前
詹微聞之亦問左右曰後騎爲誰對曰工
部蘇爺詹使人訊曰後來其蘇○泰和會
給事前川朴與郭工部愷會飲會嘲郭曰
女犬羊之鞞乎虎豹之鞞乎郭應聲曰爾
何曾比予於是